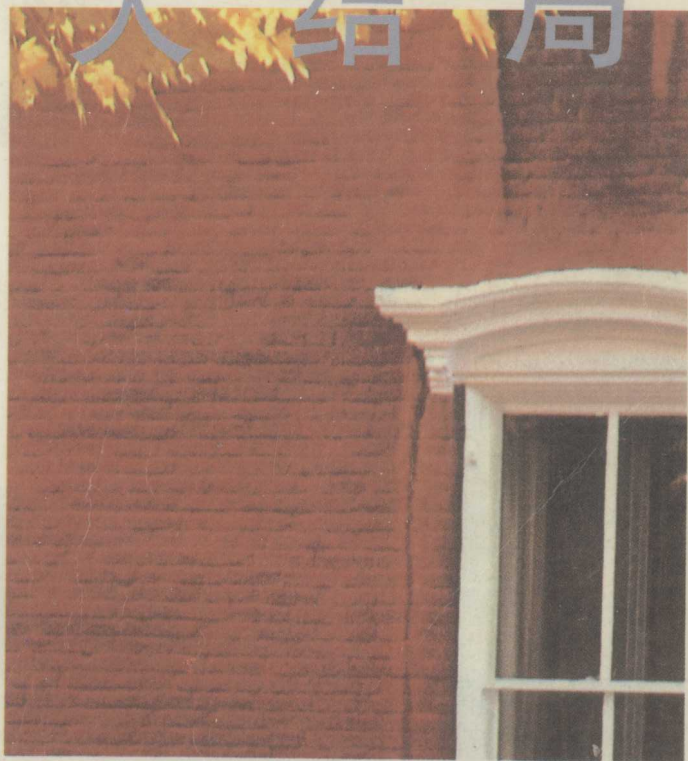


魏人/著

围城

WEICHENGDAJIEJU

大结局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围城大结局

魏人

藏书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号

(京)新登字 169 号

责任编辑:李家玉

围城大结局

魏人 著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京南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

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-5048-2250-7/I·283

定价:6.20 元

方遯翁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家，经不住二奶奶三奶奶的一片吵骂声，无可挽回地消失了，仿佛海浪冲击下的沙丘。

也许家的作用正如一只鸟巢，将子女养得羽翼丰满时，家也失去了存在价值。但方鸿渐还是痛恨自己作为长子的无能，不能担起支撑这个家的重任。他这才知道，整日抄药方、写日记的老父亲的伟大之处。假使九泉之下的父亲得知眼前分家的情形，定会托梦给自己，痛骂一顿。

鹏图、凤仪各得了一份变卖遗产的款子，虽有短暂的失落感，迅即又被这笔不大不小的款项撑起了腰杆，尤其是二奶奶美珍和三奶奶凤琴，心中着实感激了方遯翁一阵。

真正失落的是方老太太，在她看来，世界上没有比昔日威严博学的方遯翁更可敬可佩的人了，她情愿自己先走一步，好让方遯翁的威严继续发生作用。这样一想，更觉得自己老而无用，不能阻止这个乡绅之家的破败，将来去冥府见了方老头子，少不了骂作“老糊涂”。不出月余，人已显得老多了，头发也完全白了，只是阿丑阿凶哭闹时，反显得精神些。

方老太太搬去老二鹏图新居的明天，鸿渐坐上了北上的火车，鸿渐知道母亲一去车站送别，必定洒泪而归，徒伤身体，只好让鹏图凤仪送。阿丑阿凶闹着也要去，被二位奶奶一人摁住一个，动弹不得。

鸿渐突然想起自己十六岁去北平上学，也是这般情景。遯翁亲自押着他和行李。先坐机帆船到上海，再改乘火车去北平。那时鹏图稍大，遯翁也想让他开开眼界，并体味金榜题名的风光，所以带在身边。凤仪与阿丑一般大，十岁出头，喊着要跟两个哥一起走。他似懂非懂，以为父亲哥哥一走，必然无回，自己一人免不了恐慌，不管遯翁如何怒吓，终不肯放行。末了还是方老太太逼着遯翁答应从上海带回梨膏糖，才止了哭，很不情愿看着佣人把行李挑走。鹏图见遯翁并未让他在家里陪弟弟，如蒙大赦一般先溜了出去。鸿渐到学校的第三天，遯翁的快信就赶到，信上说：汝独自远行，好自为之，倘学业有成，吾方家幸甚，吾乡里幸甚。汝为长子，当勤勉精进，以为两弟之榜样，不负吾厚望，切切！

随信并开了一批书目，嘱鸿渐熟读。墨色匆匆，并说明写于上海，绵绵之心，令鸿渐感动不已。初到北地，语言不通，又没有朋友，不免三天两头给遯翁去信，聊以自慰。方遯翁回信说，男儿当自强，不可过于儿女情长，开导了一番，逼得鸿渐以天下为己任，一门心思钻在学问里。

不想十六年后，方鸿渐又要故地重游，只是遯翁再也不会去快信了。鸿渐走前，去了一趟父亲坟上，算是作

别。乡下的家产都已变成了款子，无牵无挂，只是免不了心酸。虽然决心早已下定，要去北平闯世界，无奈江山依旧，物事全非，比十六年前去北平更加茫然。况且古人云，父母在，不远行，今老母尚在，自己却要远走他乡，诺大的上海，竟无立锥之地，莫非真如孙柔嘉所说，这辈子只有靠好朋友赵辛楣了？

说起来，北平还是赵辛楣的出生地。辛楣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从前都是京城同僚，民国初元在北平合租着房子住。自从辛楣在重庆娶了阿珂——当年鸿渐见过的小相片上的一个双目炯炯的女孩子，日子过得还算顺心，眼看日本人投降，好日子已到了家门口，却平添了和朱心意小姐的一段恋情。移情别恋虽然极为流行，但大有讲究。譬如感冒，有人三天两头要感一回，有人一个月难得有一回，更有人一年都不得，不是这人没得过，实在是体质太好，将细菌扼杀在将成气候之际，确切地讲，感冒的文学术语叫见异思迁，麻疹才可叫作移情别恋。一个人一生总要出一回麻疹，有人严重，有人轻松，并且结果也不尽相同。辛楣这一次的移情，对阿珂来说是坏事变好事，从此一门心思，只在太太身上，遇到类似的情景，也产生了抵抗力。不久就喜得千金，取名茫儿，闲来无事，便以逗女儿玩为乐事。

朱心意小姐的事未了，苏文纨的纠缠又令辛楣大为苦恼，——这时，鸿渐与唐小姐重逢，正是热恋季节，一对老友，都为一个“情”字不得安宁。结果是双双落荒而逃，

辛楣举家逃在北平，鸿渐因家父遽翁病重而逝，逃回了上海。辛楣催鸿渐去北平另谋高就的信里道，“重庆乃国民政府的不堪之地，怎奈你我亦如此。”

这话是问鸿渐，也是问自己。不过，辛楣总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十三四岁时，一位有名的女相士赞他长得“正合麻衣相赋所说南方贵宦之相，将来名位非凡，运在老子之上”。如今已届而立之年，虽比不上老子当年的官衔，却因脾气好，官场的关系多而到处受赏识。到了北平，有父亲老友的举荐，加上美国留学生的招牌，先在燕京文学院重温了二个月的教育救国梦，随后又痛改前非，跑去做了《京华早报》的国际部主任。眼下的局势是美国人做后台老板，一切来自美利坚的货色都成了硬通货，虽然留美学生没有明码标价，在国人眼里，总显得高人一等，加上辛楣的人缘，很快立住了脚跟。

这天吃晚饭，阿珂道：“辛楣，这回的差事，多亏了蔡老伯，后天蔡老伯六十大寿，咱们也该准备些礼品。”

辛楣叫道：“糟糕！这些天报馆事太多，不是你提醒我，差一点忘了。只是，送什么好呢？礼物太轻了是送不出手的。”

两人商议，因这位蔡老伯偏爱郑板桥，明日就去琉璃厂用重金购得二幅板桥字画，又贵重，又不同凡俗。果然，蔡老伯见了板桥的兰花图，如唐僧取得了真经，高兴得老眼昏花，一壁说，“辛楣，这么好的画，你该留着，送给我可惜了！”

辛楣道：“我对字画一窍不通，挂在我屋里真是可惜

了。这画到了老伯手里，才叫珠联璧合，得其所哉。”

阿珂正奇怪他一嘴的之乎者也，蔡老伯转过脸道：“赵太太，辛楣这孩子，我是看着长大的，心地好，又有学问，又会说话，将来前途无量，你跟着辛楣，有享不完的福！”

阿珂不知这话是真话还是恭维，但心里已然高兴得很，只笑道：“蔡老伯这样抬举他，他更该在我跟前威风了。”

辛楣一旁嚷道：“这可冤枉死我了。”

蔡老伯手拈花白的山羊胡须，笑眯着眼道：“不是我高兴了胡说。《京华早报》的社长刚刚离开，他在我前面夸辛楣的人品学问，——这是令大人教子有方，福气呀，福气。”

辛楣道：“老伯过奖了，比起老伯家几位兄弟姐妹，我只怕惭愧得很！”

蔡老伯壮年时不仅官场得意，在人口方面也颇有建树，太太又能干，一连生了八个孩子。小时候因霍乱死了两个，日本人打进来时又死在战场上一个，现在五个孩子，三个分布在美、英、德，替他拿各国的洋学位，剩下一儿一女，留在身边养老送终。蔡老伯常自谓，“这是人多的好处，日本人也奈何不了咱们。”蔡老伯做官之余，便研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颇有心得。在所有做学问的人当中，穷极无聊和富极无聊都能做出好学问，譬如蔡老伯的做官而又做学问，又差了一截，如以做学问博取功名利禄，则连蔡老伯都不如，因其时时利欲薰心，纵然有天高

的才情，也用不到正道。蔡老伯见做官不易，又年事已高，不比年轻人的心高气盛，便退回书房，一心一意读他的《文心雕龙》。燕京大学文学院慕其名，延聘为古典文论教授，一周授课二次，因其深入浅出，又有官人的派头，学问又好，深得学生的景仰。辛楣初到北平，便是在这位蔡老伯的关照下进了燕京。

听得辛楣的话，蔡老伯忽然忧从中来，唉了一声道：“不是怕误了贤侄的前程，我定会拉住你跟我一道在大学教书。”原来，蔡老伯见自己的学问颇有市场，便有意带个学生，悉心传授一生所得，无奈身边的一儿一女无心学问，文学院又没有年轻的教授讲师，辛楣的这句客套话，无意中竟成一颗流弹，击中要害。

辛楣是个聪明人，见蔡老伯的笑脸变作阴天欲雨的样子，还长叹一口气，便急中生智，道：“我有个好友，正赋闲在家，国学根底极好，又去欧洲留过学……”，不知道该不该把鸿渐的假博士头衔抬出来，“——听说，还得了博士学位，学问人品只在我之上，老伯若有意，我写封信请他即刻来北平。”

蔡老伯见学问的香火有望延续，脸色明朗起来，遂细问鸿渐的来历，颇合心意，便答应收下这个学生。平添了一个未谋面的学生，蔡老寿星兴致大增，笑盈盈接受来客的祝贺。

阿珂见辛楣替鸿渐推荐，便悄声道：“你也不问鸿渐愿不愿意，就替人答应，要是鸿渐不肯来北平，你怎么向老伯交待？”

“你这是多心，我了解鸿渐，保证让他就范。”当天就往上海拍了一封电报，请鸿渐速来北平，不得有误。

明天蔡老伯亲自向辛楣办公室去电话，说已和文学学院院长谈妥，请鸿渐当副教授，协助蔡老先生讲授古典文论，辛楣觉得副教授虽然委屈了鸿渐，但眼下的世道是人比职位多，你不去，总会有别人去填这空缺，便不提副教授的事，只说在学校里做事，又去一个电报，催鸿渐赶快动身。

鸿渐正在犹豫，见电报一而再发来，如十二道金牌召他前去，便下了决心，再说家已分了，一个人留在上海，没有趣味，不如换个地方，或许还有转机。

一路上，鸿渐无心观看窗外的景致，当年去北平上大学已看饱了，只蒙头倒在自己的铺位上睡，一夜睡来，身子被火车颠得酸痛无比，看着天已大亮，火车还在孔圣人的故乡飞跑，想爬起来，又觉得无事可做，也没同伴，不如躺着。

隔壁铺位是个满口金牙的中年人，正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，精心梳理那一头稀得可怜的头。鸿渐晃眼瞧见，以为他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爱尔兰人，吃了一惊。金牙见临铺的年轻人一上火车就倒头睡去，一夜没有动静，先已对鸿渐的睡觉功夫起了敬意，另眼相看。他是说话惯了的，被鸿渐冷落了一夜，满肚子的气象德国啤酒的泡沫，要从喉咙里涌出来，又不好把人家从铺位上赶起来听他说话，只好一遍一遍梳头。现在见鸿渐睁眼，机会到

来，便粲然一笑道：“先生真是好睡，马上开早餐了，我正犹豫叫不叫你呢！”

鸿渐见他满口生辉，虽不会当他世外高人，却也不好意思拂了人家的一片好意，咳一下嗓子道：“多谢。”

“先生是去北平吧，这个季节不冷不热，去玩儿最好了。不过，北平的风沙是很讨厌的。噢，还没请教先生尊姓大名。”

“鄙姓方，方鸿渐。先生也是去北平吗？”

“鄙人周世才，去北平有一件生意上的事。”

吃早餐时，周世才告诉鸿渐，自己是上海荣生米行的老板，此去北平，想做成一笔大米买卖，本钱是向点金银行借的，事关重大。所以一晚上没有睡好。

鸿渐惊讶道：“先生和周经理一定关系不一般吧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否则如何贷得出这么一大笔款子。不瞒你说，我和周经理多年的朋友，都姓周，所以结拜的兄弟，其实比兄弟还要亲。这笔贷款明里叫贷，实则是我们俩合伙做的生意，将来赚了钱，大家平分秋色。”说着擦着洋火，点起一根香烟道：“方先生家在上海，大概听说过点金银行吧。”

鸿渐忙点头道：“听说过，听说过。”

有了周老板作陪，鸿渐一路上再不觉冷清，天南海北说起来，时间过得到很快。周老板知道鸿渐留过洋，还在大学里教过书，满口金牙悬在半空里半天，连连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方先生这么年轻，原来满肚子的学问。我说的话，请不要见笑。”

周老板又告诉鸿渐，这次的生意如果做成，他将在北平开个米行。“南方做大米生意的太多，赚不了钱。北方人头脑简单，性子梗直，比较好对付。”

鸿渐连说：“佩服，佩服。”心里却对自己的挂名丈人的生意经更为佩服。

车到北平，周老板把上海的地址留给鸿渐，一再要求鸿渐回上海时去府上作客，两人就在出站口拉手告别。

鸿渐一手提一个箱子，都是方老太太坚持要他带的衣物，四下找辛楣的人影。在重庆时，因川人长得矮小，辛楣如鹤立鸡群，一望而知，如今一到北平，满眼都是高大的人墙，就连一些飘然而过的小姐，也都人高马大。正在着急，听得那边连声叫“鸿渐，鸿渐”，原来是辛楣。

鸿渐喜出望外，比当年得了点金银行的周经理的资助出洋留学还高兴，上前几步拉住辛楣的手道，“老朋友，我当你要让我去找旅店了，想说路上堵车了，是不是？”

辛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在火车上得了高人传我未卜先知法。”

两人笑着说了一会话，辛楣道：“你看，光知道说话，赶快上车，你嫂子已准备下晚饭了。”鸿渐回头去拿行李，这才看见，只有那只大箱子还在，手提箱早不知了踪影。辛楣急忙问，“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也就是几件换洗衣服，幸好我没什么值钱东西。”

“就当是破财免灾，从此运气好起来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汽车开到西单，钻进一个胡同，在一幢两层小楼前停

下。辛楣让佣人把幸存的大箱子搬进鸿渐住的房间，对着客厅大声叫道：“阿珂，贵客临门，快来迎接。”

阿珂见鸿渐进来，忙道：“快请进，辛楣和我说你今天到，我还不信。”

鸿渐道：“嫂子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”

辛楣抢着说：“过奖了，过奖了，”让阿珂嗔怪了一眼，“咱们去洗个脸，马上吃饭，——你一定饿了吧。”

洗完脸回来，鸿渐见桌边又多了个小女孩，知道是辛楣的千金，阿珂教道，“叫方叔叔好。”

两人就桌旁坐下，佣人拿来一瓶酒，鸿渐急忙道，“肚子是真饿了，酒就免了吧。”

辛楣道，“你放心，我不强迫你，喝酒可以去乏，睡个好觉。”

鸿渐心里一热，难得辛楣想得这么周到，便不再反对。一面喝，辛楣将燕京大学文学院的事详细说了一遍。鸿渐听说又是当副教授，便勾起了三闾大学的伤心事，加上路途劳累，三杯酒下去，已不胜酒力，满脸通红，由辛楣扶了去楼上房间躺下，站起来时竟还记得向阿珂说了声“对不起。”

一觉醒来，鸿渐觉得头痛欲裂，以为昨日的酒劲还没过去，强撑着爬起来开门。佣人跑来，见鸿渐头重脚轻的样子，吓了一跳，忙叫来阿珂。阿珂一摸鸿渐额头，热得烫手，急忙叫他躺回床上，叫佣人一路小跑去叫医生，又给辛楣办公室拨了电话，叫他今天早回。不大功夫，一个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医生背着个小药箱来了，测了体温，又

量过脉搏，道：“这位先生身体虚弱，又受了风寒，得的重伤风。”阿珂忙问：“那怎么办，用不用住院？”小胡子道：“不用，只需静养数日，按时服用我开的药，自然会好。”

鸿渐吃了佣人从同仁堂买回的药，沉沉睡去，竟不知道辛楣来看过他。一连五天，鸿渐足不出户，躺在床上越想越怕，这次来北平，先让人偷了行李，又一病至今，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倒霉的事等着。亏得有辛楣一家照料，不然这几天是个什么样，自己都不敢想。到了第七天早上醒来，才觉得神清志爽，去园里散了一会步。一壁想，辛楣好心替自己答应了燕京大学文学院的事，不去是说不过去的，再说，也没地方可去。这年头，留洋学生多得象街头摊贩筐里的红薯，几乎可以存进银行生利息了，自己一个冒牌博士，有人肯收留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想到这一层，心里坦然起来，准备等身体复了元就去给蔡老先生当学徒。

晚上辛楣从报馆回家，听阿珂说鸿渐可以在园里散步了，大为高兴，上楼对鸿渐道：“这一好就快了，不过你别性急，静养几天，蔡老伯那里我已打过招呼。”

鸿渐象吃了败仗逃回兵营的士兵一样，低头道：“我怕给你一家添麻烦了。”

辛楣急了，嚷道：“鸿渐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，难道我赵辛楣的为人你还不知道？”

鸿渐忙解释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嫂夫人又要照看茫儿，又要操心我这个大活人，我觉得心里不安。”

辛楣道：“这你就放心，阿珂虽是妇道人家，但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你在北平就我这么一个好朋友，我不管谁

管。”说得鸿渐张嘴说不出话来，只得点头认输。辛楣又道：“斜川兄听说你到了北平，第二天就要来，没想到你却病倒了。”鸿渐问斜川是不是还在清华文学院当教授，又问有没有斜川夫人的消息，辛楣道，“斜川兄还是当他的教授，只是从和采薇分手后，心境越发老成，终日躲在惘然斋里面壁。”

鸿渐记得刚回国时，与辛楣、褚慎明、董斜川和苏小姐一起饮酒作乐，席间斜川曾摇头慨叹，“不须上溯康乾世，回首同光已惘然！”这惘然斋名大概是取自斜川这句诗，问辛楣，果然。

鸿渐问：“你这里斜川常来吧？”

辛楣道：“也是难得，斜川兄好深居简出，我又好交游，两人总也碰不到一起。这次主动提出来看你，真是百年不遇，”——笑了笑，“还是鸿渐兄的面子大呀！”

鸿渐摇摇手道：“谁的面子都大不过你，不过多年不见，我到很想大家聚聚。”

“你放心休养几天，等完全康复了，我就约斜川来。”

生病的无聊是无聊中的无聊，不能作任何事，只一个人静静地躺着，如果事业辉煌，还聊自慰，但一事无成，客居异乡，最是无奈。鸿渐闷得发慌，便把辛楣找来的书翻来看，都是教书用得着的。看了几页又看不下，就去辛楣的书架上翻看，见多半是关于美国的，想真不枉是留美学生。有一本书里是一幅自由女神图高大挺拔，看着很亲切。下面还录了一首诗，是刻在女神像脚下的：

你们这些疲乏，穷困的人

你们这些拥挤的人群渴望自由的气息
你们这些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的人
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，来我怀里吧：
我举起我的灯，在这金门的旁边。

鸿渐觉得这些话好象不是对疲惫不堪的进入美列坚的移民说的，竟是对此时的自己说的，顿是浑身疲乏，懒得理那些书，就起身到客厅。女佣人正在给茫儿讲鬼的故事，茫儿又害怕又兴奋，见了鸿渐如见救星一般奔跑过来，拉住鸿渐的手道，“方叔叔，你陪我听故事好吗？”

鸿渐不能表示拒绝，只好坐在一旁，一只手被茫儿紧紧拉住，听女佣人沙哑的嗓门形容鬼的恐怖和通人性，鸿渐不明白，何以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家庭，竟允许拿土产的鬼来训导自己的女儿。美国人不喜欢鬼，美国的孩子也已不听鬼的故事了，他们花一毛钱到 Drug shore^① 里去买 Super man^② 看。Super man 是个足智多谋的万能博士，代表着现实的能力，或是未来的可能，而鬼却象征了对于过去累积的服膺和敬畏。鸿渐自己庆幸方老太太不会讲故事，不然于世俗烦恼之外又添对于鬼的畏惧，想必不是件好事。

女佣人讲完故事，仿佛年轮倒转了十圈，微红了脸搓手道：“方先生见笑了，我讲得不好。”

鸿渐心里说：“幸亏讲得不好，”嘴里应道：“是从书上看

①商店。

②超人。

来的吗？”印象中许多读物有类似的故事。

“方先生真会说笑话，我们这种人，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就算好的——这是我小时候外婆讲给我听的。”

鸿渐吓了一跳，好象真的撞见了鬼。

晚上和辛楣说起来，辛楣跳起来叫道：“她怎么敢又讲鬼，我几次三番敬告过，明天就让她卷铺盖回家。”

鸿渐一时后悔不该冒失，一句话断送了女佣人的前程，便笑道，“那倒是我的罪过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不是她跟蔡老伯同乡，我早就另请高明了。”

“会不会让蔡老先生有看法呢？”鸿渐问。

“大不了一个佣人，不值什么，我倒奇怪老兄近来怎么顾虑重重。想当初老兄快人快语，何等畅快，什么时候学得老谋深算了。”

鸿渐嘴上否认：“我只是随便说说”，心里却比听了女佣人的鬼故事还要惊讶，奇怪自己怎么真的象辛楣所说，老气横秋，“该不是这场病吧？”其实鸿渐还是明白，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坏，比起和孙柔嘉吵架，丢失了钱包在寒冷的大街上徘徊，这些并不算什么。只是坏运气时间太长了，人的棱角自然会被磨损掉一些，只要好运来时，一定还会复元。

病好以后，鸿渐脸上又起了一些红光，因为成天睡觉吃饭，人也见胖，以至辛楣打趣道，“不得了，我不敢留你在家了。”

阿珂道：“看你说的，你那次病了三天，人就胖了一